

中国革命暴动纪实丛书

清涧、渭华暴动纪实

衣奴戟英雄血

李锐著

陕甘革命根据地形势示意图

1927年—1934年



ZHONGGUO GEMING
BAODONG JISHI CONGSHU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97518

725
594
6

•《中国革命暴动纪实》丛书•

农奴戟 英雄血

——清涧、渭华暴动纪实

李 镜 著



200201762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新登字(京)11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农奴戟 英雄血:清涧、渭华暴动纪实/李镜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6

(中国革命暴动纪实丛书)

ISBN 7-5033-0861-3

I. 农…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DQ33/30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7年6月第1版 199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

字数:250千字 印数:1—5,000

定价:14.50元(膜)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风云惊变..... (9)

- 蒋介石誓师北伐,冯玉祥相见恨晚
- 刘伯坚婚礼上牵出的思绪
- 赴豫西刘志丹收编刘镇华
- 中国南北出现了三支北伐军
- 冯玉祥向刘伯坚发出了一个不祥的信号
- 基督将军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 冯玉祥促成宁汉合流
- 冯玉祥“清共”前的陕西共产党组织
- 白色恐怖笼罩下的西安古城
- 共产党员被冯玉祥“礼送出境”

第二章 清涧起义 (75)

- 史可轩、刘舍初之死
- 魏野畴死不瞑目
- 李子洲南下和陕西省委“九二六”会议
- 石旅长得到了井岳秀的密杀令

目 录

- 镇北台望秋，井岳秀编织着阴谋
- 石谦遇害，点燃清涧起义导火索
- 起义前夜，谢子长率部赶往清涧
-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二日，枪声击破了清涧的黎明

- 谢子长智取延长，起义军会师宜川
- 在宜川，起义领袖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 起义部队与李象九“分家”
- 唐澍、谢子长举兵第二次起义

第三章 渭华暴动..... (144)

- 努力改变形象的省委书记
- 十一月三十日——红埠街的不眠之夜
- 陕西党、团不断升温的一系列会议
- 宣化事件——渭华起义的火捻儿
- 不平静的起义前夜
- 潘自力、刘继曾匆匆的脚步
- 五月——暴动的渭华
- 苏维埃——农民心头之火
- 暴动！暴动！三秦响彻惊雷

第四章 壮哉许旅..... (207)

- 三要司——秦岭腹地的一块热土
- 许权中旅三次“找主求生”
- 唐澍、刘志丹与许权中产生了分歧
- 三要司——潼关——高塘，许权中步履艰难
- 许权中之谜

第五章 悲歌血路..... (246)

- 宋哲元、李虎臣联手扑向渭华
- 宋哲元向冯大帅立下了军令状
- 血路——从高塘原到牛峪口
- 血路——从两岔河到保安镇
- 起义军余部再次“找主求生”
- 许权中无可奈何地输给了蒙昧
- 农奴戟 英雄血(之一)
- 农奴戟 英雄血(之二)
- 血沃渭华,仇恨发芽

第六章 走出渭华..... (298)

- 赤旗飘过之后的思考
- 被出卖的省委书记
- 李子洲之死
- 中国的“罗宾汉”与他的战友们
- 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又蹈当年失败覆辙
- 风景这边独好

后记.....(343)

引 子

一九二七年元月二十六日，在风雪交加中，冯玉祥一行打马进入西安西门。

与一九二一年第一次督陕不同，那时他是以直系军阀曹錕、吴佩孚北京政府的封疆大吏身份出现在三秦大地上；而此时，同一个冯玉祥，却以国民军联军总司令的身份进入阔别了五年之久的西安。他将以三秦大地为基地，与那个他曾靠之起家的北洋军阀营垒作一死战。

尽管天寒地冻，冯玉祥进城时心中还是窜跳着一簇熊熊的炽火。

满目疮痍的古城对冯玉祥将军的欢迎是空前的。

经历了刘镇华镇嵩军八月围城之苦的西安老百姓扶老携幼，从西安城的各个角落跑了出来，黑鸦鸦的人群挤塞在冯玉祥经过的街道上。

风萧萧，雪茫茫。

童谣穿破风雪，使隆冬变得暖和起来：

不盼爹，不盼娘，单盼来个冯玉祥……

冯玉祥闻声驻马，向路边正在唱歌的一群孩童看去，那些七八岁十来岁的娃娃个个都骨瘦如柴，精细的脖子上挑着的脑袋青里透黄，带着菜色。冯玉祥鼻子微酸，他正要翻身下马，一个衣衫褴褛的老汉跌跌撞撞走了过来，双手紧紧抓住他的马镫。卫兵赶过来驱赶，被冯玉祥制止了：“不要动他，看老人家有什么吩咐。”

老人摸着冯玉祥的靴子，干枯的眼窝里蓄着一滴浊泪，死死地盯着冯玉祥的脸，用小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冯大帅……我想跟你说，盼你哩……”

冯玉祥赶紧翻身下马，用手扶住老人，动情地说：“老人家，玉祥来迟了。”

老人紧紧抓着冯玉祥的胳膊，挤出一丝惨然的笑，用越来越微弱的声音说：“……冯大帅……秦人苦啊……”

冯玉祥鼻子又一酸，正要开口说些什么，只见老人松开了抓着他的手，身子向后一仰，倒在了雪地上。

老人倒下去的时候，轻飘飘得像个纸人。

冯玉祥俯下身子，半扶起已经没有一点气息的老人，忍住悲痛，打量一下周围，问：“有认识他的吗？”

路边挤出一个约摸三四十岁的汉子，说：“我认识，他是四府街的韩玉成，人称韩老四，娃们都叫他四爷爷。”

“是干什么的？”冯玉祥问。

“卖水的，早先在甜水井担了水，卖给南院门的铺子上。”汉子说。

“他家里的人呢？”冯玉祥问。

汉子摇摇头：“他家没人了。”汉子也是一脸病容，他轻叹一口气，抬起眼睛，看着冯玉祥说：“以前四爷爷有一个小孙女，刘

镇华围西安时，就饿死了，算来离现在已经有三个多月了。”

冯玉祥沉吟一阵，又问汉子：“你们街坊四邻里，饿死的人多吗？”

“家家都有。”

冯玉祥心头一紧：“你家，有没有？”

汉子低下了头：“嵩匪围西安时，家里三口人，现在就我一个了。”

冯玉祥一脸沉重，轻轻放下早已气绝的老人，从地上站了起来，回头看了看于右任——一个多月前国民联军孙良诚部解西安之围后，于右任即被冯玉祥任命为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他早冯玉祥二十天进入西安。

于右任抚髯颌首，声音低沉：“百姓所言不假，刘镇华头年四月十八日兵临西安城下，至九月，城中粮食告紧，不少居民断炊，油渣豆渣苦槐涩榆也都吃光了，开始死人，入冬以后，因冻饿而死的居民和兵士，每天都在几百人，最多的一天里死了一千六百多，最少的几天，一天也在百人以上，到孙良诚吉鸿昌部进城时，全城几乎已经找不出没有死过的人家了。”

冯玉祥问：“死难于此次守城的军民总人数可有统计？”

于右任说：“统计过，不准，少则三万，多则五万，西安解围至今已近两月，由于百姓元气大亏，每日还不断有人死去。眼下，来不及掩埋的死人城中随处可见。”

白雪无声地落着，渐渐掩盖了地上老人的尸体。

冯玉祥站在风雪中，久久没有说话。忽然，他从腰间掏出小手枪，向随行的国民军联军官兵大声说道：“同志们看到了没有，西安人民为国民革命舍身毁家，保住了西安城，使我们今日有了立足之地，我今天当着三秦父老的面立誓，冯玉祥日后如不维护民众利益，如不为国民革命尽心倾力，不论军还是民，不论官还

是兵，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用这把手枪打死我。”言罢，跨镫上马，走进了风雪。

冯玉祥，我的娘，你比“二虎”真是强；

冯玉祥，我的爹，你比“二虎”好得多……

身后，又响起了歌谣。

听到歌子里“二虎”两字，冯玉祥微怔一下，转过头，对并辔而行的于右任说：“那歌子你听到了吗？此颂玉祥不敢接受，‘二虎’守城，于国民革命功不可没，应该把两位将军找出来。”

冯玉祥是个明白人。他不会像老百姓那样感情用事。

“二虎”指守城陕军总司令李虎臣、副总司令杨虎城。刚刚结束的西安保卫战与他们的名字紧紧相连。

冯玉祥对于李虎臣并不陌生。一九二四年九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正酣之际，属于直系的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等将领从前线倒戈回师，发动了震撼中外的“北京政变”，推翻了曹锟政府，驱逐溥仪出宫，正式树立起国民军的旗帜。此时的李虎臣正供职于胡景翼将军麾下，任胡师一团团长。“北京政变”时李虎臣兵驻丰台、通州一线，拱卫京都以南防线，并协助冯玉祥部攻打天津杨村之直军，为政变成功立下了汗马之劳。“北京政变”后，国民军改编为几个军，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兼国民一军军长，国民二军、三军军长分别由胡景翼、孙岳担任。胡部李虎臣随之升任国民二军第十旅旅长，孙中山先生还授之以少将军衔。一九二五年秋，李虎臣被冯玉祥任命为陕西军务督办。掌握了陕西军政大权的李虎臣对国共合作以及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采取同情支持态度，因此遭致反动分子忌恨。一九二六年暮春，曾经一度主陕的

河南军阀刘镇华率镇嵩军八个师，号称十万之众，由潼关入陕，企图重新统治陕西人民。在刘的勾结下，陕西地方军阀吴心田也从陕南向西安进逼；甘肃军阀孔繁锦由陇县袭击凤翔；被国民军收编的柯梦庚、麻振武（麻老九）、侯保杰也叛附刘镇华。一时间，关中道上黑烟滚滚，刘镇华乘虚而入，兵临西安城下。在血雨腥风中，李虎臣开始以主将的身份指挥长达八月之久的西安保卫战。

对于陕中名将杨虎城，冯玉祥仅限于耳闻，并不像对李虎臣那样熟悉。杨虎城一九一七年参加了以于右任为总司令的陕西靖国军（陕西靖国军是中国北方唯一响应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护法之役的军事组织），任第三路军一支队司令。一九二一年，直系军阀势力进入陕西，大部靖国军易帜改编（其中不少受冯玉祥改编），唯独杨虎城仍坚持靖国军旗帜，孤军奋战于渭北塬上。后来为了保存实力，接受陕北镇守使井岳秀改编，成为陕北步兵团。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杨虎城在陕西首先响应，并拥井岳秀为陕北国民军总司令，井岳秀即请杨虎城为前敌总指挥。一九二五年夏，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进入陕西，此时杨虎城与井岳秀已有芥蒂，便接受了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师长职。孙岳率第三军出关后，杨部留陕，驻防三原、耀县一带，加紧军事训练。

此时，杨虎城已成为驻陕国民军中兵力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支。

刘镇华在向西安推进时，李虎臣恐独立难支，一面部署向西撤退准备，一面向三原的杨虎城紧急求援。他在电话上对杨虎城说：“你来我就守，你不来我就走。”杨虎城认为西安为西北国民革命的根据地，若被刘镇华占领，不仅不利于国民革命，也会给陕西父老带来极大灾难，因此告知李虎臣决不能放弃。他除留下一部防守三原、泾阳外，急令各部驰赴西安守城。

这就是史书上称之为的“‘二虎’守长安”。

西安守军总共万余人，在十倍之敌重围中坚守了整整八个月。

李虎臣、杨虎城谁也没有料到城内后来发生的可怕粮荒。

陕西先年粮食丰收，麦价很贱，西安各粮行商号为图暴利，争相囤积，“二虎”守城之初，并无短粮之虞。杨虎城估计，靠城中存粮，足可坚持半年。但后来由于战争时间拖长，加之西安近郊好几万居民进城避难，增加了粮食消耗，到九月粮食已日见缺乏，九月以后更加严重，不少居民断炊，城中开始死人。此时，军纪也已颓败，屡屡发生军人与民争食现象，士兵官佐入宅抢粮，往往颗粒不留，居民因而对“二虎”生出许多怨忿。

八个月西安保卫战，军民死于冻饿者达五万人，占城中居民的四成。

西安解围后，面对遍地饿殍，杨虎城口不言功，给五万死难军民留下一幅“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的挽联后，将所部撤至渭北三原一带，自己托病径赴富平隐居。李虎臣在此后也率部离开了西安。

用人之际，冯玉祥需要这样从血泊火海中锻造的良将。

冯玉祥来到西安的第一件事就是再次函请杨虎城出山（冯玉祥第一次函请杨虎城是在头年十二月由五原至西安途中）。杨虎城为冯玉祥的诚意所感动，以请缨北伐打头阵为唯一条件，接受了冯玉祥的任命。

杨虎城再次进入西安，已经是国民军联军第十路总司令了。李虎臣则被冯玉祥任命为第八路总司令。

冯玉祥踌躇满志。

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印着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冯玉祥“告陕甘民众书”的传单飞遍了西安的大街小巷：

陕西、甘肃的父老兄弟姊妹们：

现在我们中国革命的事业已经快要达到成功了。自从湖北、江西、浙江、福建各省被国民革命军先后克复后，国民政府已从广州迁到武昌，即是革命势力已由南方进展到中国中部和北方，马上就要统一中国了。果然最近人民和革命的武力共同奋斗的结果，江苏、安徽、河南等省又快要完全克复了。吴佩孚、孙传芳几个大军阀的势力已经完全消灭，只剩下奉鲁军阀张作霖、张宗昌等，也是一天天的逼近死亡。侵略我国的英、日、德、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的特权更是根本动摇，眼见得要从中国境内滚开去。我们国民军，是用革命来救国救民的军队，早日完成革命，解除你们老百姓的痛苦，是我们国民军的责任。现在大军三十万陆续开到河南去与国民革命军会师，进攻北京，根本毁灭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巢穴……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们：现在正是向中国最野蛮的最残暴的奉鲁军阀，即英日帝国主义共同豢养的走狗张作霖、张宗昌等猛烈进攻的时期。革命的人民和革命的军队，切实联合起来，革命成功的日子便是你我大家得到解放的日子……

这篇热情洋溢的文告落款日期是四月十七日。

那是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的第五天。

看来，南方发生的一切还没有打乱冯玉祥前行的脚步。

一九二七年在注视着这位高大魁梧的安徽人：他脚下的三秦大地将会发出什么声音……

第一章 风云惊变

●蒋介石誓师北伐，冯玉祥相见恨晚

西安解围之后，南北各方政治势力都将目光盯在了日渐丰满的冯玉祥身上，常有匆匆的身影频繁地出入于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

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设在第一次督陕时的督军署。

西安人将冯玉祥的督军署叫作新督府，以示与旧督署的区别。一九二一年冯玉祥做了陕西督军后，怕染上官僚习气，不愿住在北院门的老督署（即现西安市政府所在地），便派后来成为抗日名将的张自忠（时为冯玉祥卫队营长）率一营官兵，用一名盗卖督署委任的罪犯的五千元罚款，在城东北的一片空地上建成了二百间房子。冯玉祥就在这片并不美观的兵营里安顿下了向全陕发号施令的督军署。

这块地方早先建有明朝历代皇帝的行宫，故有皇城之称。清时称为满城，以四分之三居满人，四分之一居蒙古人，成为奴役汉人的统帅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慈禧太后逃到西安避难，就

住在这里。民元改制，关中民众群起造反，皇城自然成为锋芒所指，城中满人被赶杀得鸡犬不留，宫殿亭榭也被烧成一片焦土。冯玉祥在这里建起督军署后，西安老百姓依旧习惯地称之为皇城。

不过此时，西安皇城已经换上了一个极易让人产生遥远联想的名字——“红城”。

皇城改为红城，是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兼省政府主席于右任先生的杰作，很受冯玉祥赏识。

一个“红”字，无异于一个简约鲜明的政治宣言。

当然，毋庸置疑，那是莫斯科“红场”给这位东方美髯公的灵感，那时，他和冯玉祥将军都刚从苏联回国不久，在莫斯科时，红场是他们常去散步的地方。

冯玉祥开始在红城接见来自各方面的代表。

国民政府中央先派来了郭春涛和邓飞黄，之后又派来了简又文，他们都是从事政治工作的；在冯玉祥挥师出关前，刘骥、熊斌也作为中央代表来到了西安；唐生智派来了一个曾与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长刘伯坚同过学的留俄生，此人思维敏捷，极善言辞，冯玉祥请他给队伍讲演，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对下面提出的问题，有问必答，很得冯玉祥赏识，事后冯玉祥得知，他是个共产党员；与陕西一河之隔的山西军阀阎锡山派来的代表叫甫桂馨，冯玉祥为日后联阎讨奉计，对此人特别重视，优加款待，希望他回去在阎锡山面前做点工作，谁知甫桂馨回到山西后，却在阎锡山面前大讲西安如何已被冯玉祥“赤化”，连督署衙门也改成了“红城”等等，冯玉祥对此人一直耿耿于怀。

在西安接见的各方代表中，冯玉祥最具好感的是蒋介石的密使彭程万。

十几年过去之后，冯玉祥已被蒋介石挤压得焦头烂额，但他对蒋当年派往西安的代表彭程万的感情却一直和美如初。他在《我的生活》一书中这样写道：“彭先生为日本士官学生，为人深沉，不苟言笑，以后在江西也曾见过面……”

冯玉祥第一次会见彭程万，破例没有在红城自己的总司令官邸，而是选择了西安城东北角一个僻静的处所。从会见地址的精心选择上不难看出冯玉祥对这次会见的重视。

虽然时至眼下，冯玉祥和蒋介石还没有见过面，但他对这位所向披靡的北伐军总司令不仅怀有仰慕之情，而且还抱着更大的期望。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在广州东校场，当蒋介石在十万军民的欢呼声中第一次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誓师北伐的时候，已经下野两个多月的冯玉祥正在莫斯科考察。他是在蒋介石宣布誓师北伐的第三天得知这个消息的。那天，他被安排参观了一个莫斯科的敬老院和一个军人俱乐部，很晚才回到莫斯科郊外查理村自己的住处。他进屋刚坐下倒了一杯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共旅莫支部书记刘伯坚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冯玉祥拿着一份印有蒋介石誓词的电稿，一口气看了下去：

今天，是国民革命军举行誓师典礼的纪念，亦是本总司令就职的日子。本总司令自觉才力绵薄，为中国革命的前途负如此重大的责任，惶恐万分。但现在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已来重重包围我们、压迫我们了，如果国民革命的势力不集中统一起来，一定不能冲破此种包围，解除此种压迫。所以本总司令不敢推辞重大的责任。只有竭尽自己的天职，担负起来，以生命交给党、